

对外交流展示精品,对内传播更接地气

琼剧“拿手好戏”越唱越响

观察

作为海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琼剧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未曾中断过对外交流。尤其近年来,我省对琼剧事业愈发重视,多部精品佳作先后面世,琼剧传播形式不断创新,从戏院到小剧场再到咖啡馆,琼剧正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开创新的局面。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乔敏瑞

8月15日晚,由海南省琼剧院创作排演的历史传奇琼剧《冼夫人》应邀在广西南宁市南宁剧场演出。当晚,南宁剧场两千余个座位座无虚席,剧场中掌声阵阵,精彩的琼剧大戏获得广西观众好评。

事实上,早在2014年,随着广西戏剧院携彩调剧《刘三姐》来琼演出,琼桂两地就开启了戏曲文化交流。此次《冼夫人》赴南宁演出是两地进行的第四次戏曲文化交流。随着近年来我省对琼剧事业的愈发重视,多部精品佳作先后面世,琼剧从业者也在对内、对外交流中不断创新传播形式,为琼剧作品“提质”的同时弘扬海南传统艺术文化。

访谈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由省琼剧院历时4年倾力打造的原创历史传奇琼剧《冼夫人》自今年3月首演以来,一直好评不断,不仅海南本地观众喜爱,更有许多岛外青少年观众包括外国友人被“圈粉”,惊叹琼剧的魅力。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和突破自己。”9月14日,琼剧《冼夫人》主角扮演者林川媚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作为我省优秀青年琼剧演员,林川媚跨行反串饰演“冼夫人”一角,是该剧的一大亮点,她的“唱念做打”样样出彩,将冼夫人深沉的爱国情怀和爱民如子之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琼剧《冼夫人》演出海报

A 对外交流:保持海南特色

早在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琼城梨园班就应邀赴越南西贡演出。当时,这一戏班有近百人组成,主要演员有白玉娃、金公仔、吴福光、林童、梁振玉等,演出剧目包括《琵琶记》《白兔记》等,在西贡的演出深受广大华侨欢迎,此次演出也开创了琼剧出国演出的先河。此后不断有民间班社或艺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一带演出。

回顾近几年,省琼剧院以及多个市县琼剧团、省艺校等携各自“拿手好戏”赴香港、东南亚等地演出。随着各个院团“精品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多地带着精心打磨的剧目频频亮相中国戏剧节、中国艺术节等全国性舞台。过去几年中,伴随着我省《下南洋》《王国兴》《海瑞》《定安娘》《母瑞红云》等多部作品登上全国舞台,在国内多地留下足迹,琼剧在外的认知度也逐渐提升。

对于外地观众而言,欣赏地方戏的一大“障碍”或许就是方言。但是,地方戏的魅力恰恰在于方言和地方特色音乐。琼剧音乐以

板腔、曲牌两大类为主,数十种唱腔变化多端。方言与唱腔二者的搭配总能“碰撞”出韵味十足的美感。

“无论在哪演出,现在的戏曲演出基本都会在现场配上字幕。”《冼夫人》一剧中“冼夫人”扮演者、省琼剧院演员林川媚说,方言是融入地方戏演出的一部分,是戏曲及剧目的精华之一,保持着地方戏的“神秘美”。

现在,一些院团为了让本土戏曲走得更远,而选择用普通话演唱,这样一来,无论是哪里的观众都能够听懂,但在省琼剧院非遗办公室主任张春看来,这一改变也大大降低了地方戏曲的魅力。戏曲演出是一门综合艺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剧目的整体艺术质量和水平才是其是否能受到肯定的关键,以“精品意识”打造优质作品是院团努力的方向。

今年11月,省琼剧院将应邀赴法国巴黎做文化交流演出,眼下,大家也开始为这次演出做准备。正如这些琼剧从业者们所言,保留住原汁原味的海南特色,吸纳现代化的舞台艺术呈现所长,琼剧才能够在国内外舞台上走得更远。

首部以老旦
为主角的琼剧

《冼夫人》讲述的是隋仁寿元年,太子心腹赵叔依仗权势,肆虐于民,激起民愤纷纷揭竿,耄耋之年的冼夫人为了惩治贪官,安抚岭南,毅然派孙冯盎冒着极大风险晋京面圣,自己也离魂随孙进京,终于让隋文帝派出御史,查办亲信赵叔,冼夫人奉旨巡视各峒……

“传统琼剧的主角通常是以花旦为主,唱腔纤细柔美,但这部剧是一部老旦戏,塑造的是一个女将军、女政治家的形象,所以唱腔必须低沉、浑厚、有力,人物才立得起来。”林川媚坦言,饰演“冼夫人”对她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此,她专程去了两趟北京,求名师指点,自己又反

复揣摩、练习。

借排演该戏的契机,海南省琼剧院还力邀导演石玉昆、天津市京剧院著名武旦演员闫巍、著名鼓师崔洪等名家对剧中演员、乐手等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导演石玉昆尤其注重深化演员的表演内涵,着力挖掘人物的思想深度,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地启发、引导、示范,一点一滴地为演员抠戏。

首演成功后,林川媚仍不懈精益求精。“每次上场演出前,都要一个人静坐一会,为的就是找到剧中人物的感觉。”林川媚说,近半年来,除了《冼夫人》演出,她还在《红叶题诗》中扮演主角姜玉蕊,这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角色,与满头白发的“冼夫人”一角完全不同,所以每一场表演都需拿捏好剧中人物的特点才行。

B 对内传播:琼剧走进咖啡馆

值得一提的是,琼剧《冼夫人》在创作时,同时进行了“小剧场”版创作。在今年初,该剧正式在省歌舞剧院亮相后,小剧场版《冼夫人》随后在海南戏院上演。精良的制作、低廉的票价吸引了一众戏迷捧场。记者了解到,小剧场版在表演上与正式的大剧场版并无差别,其变动主要集中在场景、舞美上,剧组根据海南戏院的实际,将部分硬景改为软景,一些大型道具也按比例缩减。

小剧场版更像是一个“便携”演出,它不仅能够在海南戏院演出,还可以下乡开展惠民演出,让基层的广大群众也能看到这部佳作。

近年来,随着我省各类院团琼剧作品层出不穷,人们也在思考如何让作品为更多人所熟知,特别是在以旅游业为重点产业的

海南,走下大舞台,“拥抱”旅游市场也成为琼剧剧团的选择之一。

在海口骑楼老街的自在咖啡馆中,时不时会安排琼剧演出,让外地游客在休憩时能够感受到琼剧魅力。

省博物馆的非遗“四个一”系列展览中,其中一个展厅就叫作“琼戏台”。这里不仅展示了海南地方戏琼剧的发展历史,还汇聚了木偶戏、儋州调声、临高哩哩美等多种海南本土艺术形式。展厅里还特别设置了一个真正的戏台,台下设有茶座,让前来参观的游人有机会在博物馆中近距离体验海南地方艺术。

业内专家认为,作为海南的地方戏,琼剧在传播形式上还有许多可挖掘的潜力,拓展更多的传播渠道、结合实际创新琼剧的演绎形式和内容都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琼剧《定安娘》。

原创历史传奇琼剧《冼夫人》演出剧照。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琼剧《母瑞红云》演出剧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林川媚在《红叶题诗》中
扮演主角姜玉蕊。

演员都不会放弃。每次演出结束,听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一张张赞许的笑脸,她们都由衷地感觉欣慰。

“艺术的传承,需要自身不断创新、突破,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林川媚说,作为资深琼剧演员,她深知这个行当的辛苦,但也深深地热爱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喜爱琼剧。创新之作《冼夫人》是一种尝试,希望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制作精良又接地气的琼剧与观众见面。

看点

故宫出版社发布
2019年《故宫日历》

《故宫日历》是故宫最受公众青睐的文创产品之一。故宫出版社日前发布2019年《故宫日历》,以生肖猪为主题,选取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表现“福猪”与“富足”生活的文物,每个月一个主题,为公众呈现出一派金猪喜贺岁、盛宴长相欢的喜乐场面。

据介绍,《故宫日历》的内容、文字、图片都经过精心挑选,力求以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文物藏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参与每一页日历用图的挑选、文字的撰写,让一本普通的日历体现出历史韵味与艺术气息。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2019年《故宫日历》已上线销售,首印70余万册。根据观众的不同需求,还推出了普通版、定制版、黄金典藏版、汉英对照版,以及故宫月历、故宫手记、故宫手账等相关产品。

单霁翔表示,《故宫日历》系列至今已出版10年,作为故宫特色出版物,至今已形成了品牌效应,在推广和传播故宫文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电)

翻译界泰斗许渊冲:
百岁前译完莎翁全集

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诗译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他提出的“优化论”,继承发展了严复、鲁迅、郭沫若、朱光潜等的理论,对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进行了独到总结。

走进许渊冲的家,没想到作为“一代宗师”的他,居住在一间面积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客厅地板还是30年前的水泥地。

30多年间,他就是在这样的一间陋室,翻译出了120多本享誉中外的中、英文著作。作为享誉中外的翻译家,他师从钱钟书、闻一多、冯友兰、吴宓等学术大家,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2014年,许渊冲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如今,已经98岁高龄的许渊冲依然笔耕不辍,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时。“我要活到100岁,把莎翁全集翻译完。”许渊冲择一事、终一生的钻研精神,令人钦佩。

许渊冲将自己的人生总结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译唐宋,九十年代传风骚,二十一世纪攀顶峰。”

(《广州日报》)

金迷给“倚天”挑错
金庸回信承诺再版时改正

发现《倚天屠龙记》中误将河北地名“棒子镇”写成了“棒子镇”后,“金迷”李柯勇给金庸去信指出。近日,李柯勇收到金庸秘书的回信。信中在表示感谢之余承诺今后在修订时将加以改正。

《倚天屠龙记》第四卷第三十三章《箫长琴短衣流黄》里,张无忌沿着火焰记号,一路追踪义父谢逊的踪迹,先后经过了河北卢龙、沙河驿、棒子镇、丰润、玉田、三河、香河……

文中提到沙河驿即今沙河驿镇,属河北唐山迁安市,李柯勇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因此对张无忌经过的这一系列地方非常熟悉。他发现,金庸写的其他几个地名都对,但唯独“棒子镇”错了,应该是“棒子镇”。

“棒子镇”所属的滦县,与迁安市同为唐山市所管辖。尽管知道小说都是虚构的,不一定非要符合真实情况。但李柯勇觉得,金庸的本意就是把虚构的情节放到真实的环境里去以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如果把这个小错误纠正过来,不仅无损于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反而会增强它,并且不留遗憾。

也因此,发现这一错误之后,李柯勇托了很多,希望能给金庸带话把地名改过来,让作品更完美,但都没回音。公开资料显示,李柯勇曾在新华社社内部工作。

知名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作者王晓磊在其自媒体中介绍,三年前他在新华社工作时,李柯勇就曾向他说及此事。今年7月25日,李柯勇还写了一封给金庸的信,中说,这一情节中,“多数地名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有差错,就是‘棒子镇’,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棒子镇’。最初我以为是印刷错误,可是找了大陆和香港的几个版本,里头都是‘棒’,而不是‘棒’。”这两个字的差别非常细微,所以他认为,金庸一定是当初抄写时没有看清。

信写好之后,李柯勇托王晓磊想办法转交。之后,王晓磊转给了金庸当年在浙江大学带的博士生、浙江省社科院的卢敦基。后者将信转给了金庸的秘书李以建先生。

9月5日,王晓磊收到李以建给卢敦基的回信。回信转达金庸对李柯勇等的谢意的同时,坦承地名确实有误,并表示在今后再版时作出修订,“经责任编辑查阅核对了清代和现在的方志,确认之前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第四卷第三十三章‘箫长琴短衣流黄’中的地名‘棒子镇’,确系‘棒子镇’之误,估计是当年植字印刷工人造成的手误,一直延续至今。现承蒙李柯勇先生来函指出,我们会在今后出版的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作出修订。”

(《北京青年报》)